

短篇小说集

火红的钢焰

江西钢厂工人写作小组



.7

短篇小说集

火红的钢焰

江西钢厂工人写作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5 \frac{7}{8}$ 字数12万

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10110·79 定价: 0.39元

前 言

江西钢厂，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兴建的我省第一个品种较齐全的特殊钢厂。从一九六五年春正式开始筹建至今已有十二年的历史了。

十二年前，江西钢厂的建设者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建设工地。为了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他们以大庆人为光辉榜样，头顶青天，脚踩荒山，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陋就简，艰苦创业，仅用八个月时间，就在昔日野兽出没，人烟稀少的山沟里胜利地炼出了第一炉钢水。英雄的江钢工人阶级以大干快上的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二年来，江西钢厂党委始终带领全厂广大职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高举《鞍钢宪法》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大干社会主义。他们发扬了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边建设，边投产，每年都有计划地抓一、二个对生产发展有影响的关键项目，在确保各车间正常生产的情况

下，依靠本厂的力量，组织一个又一个的大会战，不断挖掘生产潜力，变革生产条件，创造新的生产能力，从而由小到大，从土到洋，土洋结合，高速度地逐步建成了一个特殊钢厂。至今，与原设计要求相比，钢产量增长了三倍，钢材产量增长了四倍，其中钢丝产量增长了九倍。重要产品品种迅速扩大，工业产值、上缴利润不断增长……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后，江西钢厂广大职工奋起批判“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妄图搞垮国民经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焕发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为了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把钢铁工业搞上去，厂党委带领全厂职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全面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把“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一个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正在全厂展开。十里厂区到处是战鼓冬冬，机声隆隆，弧光闪闪，炉火熊熊，充满了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最近，江西省委正式命名江西钢厂为大庆式企业。战斗的江西钢厂正以它崭新的面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突飞猛进！

这本短篇小说集，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战斗在钢铁战线上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家属在大干社会主义中的战斗风貌与他们所创造的英雄业绩，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革

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可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三号炉的故事.....	(1)
探亲记.....	(19)
风雨夜.....	(41)
争气管之歌.....	(53)
“顶真”师傅.....	(65)
对手之间.....	(78)
成功之后.....	(92)
岗位.....	(110)
本色.....	(126)
不在炉边也炼钢.....	(149)
欢乐的向阳坡.....	(165)

三号炉的故事

一

炼钢车间的三号电炉，是远近闻名的高产优质炉，很受人们称赞。不过，近来三号炉的两个炉长闹起矛盾来了。矛盾的一方是现任炉长严洪海。他三十四岁，长得小巧结实，看来似乎刚满三十，是个胸怀宽广，善于思索，工作上勇往直前的人物。矛盾的另一方，是前任炉长，现在的车间生产组长杨大明。他三十七岁，长得魁梧高大，人称“双料身材”，是个干劲十足，吃苦耐劳，认真踏实的好角色。为了使三号炉保持高产优质的好纪录，他想尽了办法。平时，严洪海和杨大明的关系很好，他们在建造这座电炉时就一起战斗了。现在杨大明虽已调离三号炉，但还是常常抽空来当班，所以大家照样把他当成炉长；而严洪海呢，炉子上遇到什么事，也总是要找杨大明商量，好象跟过去一样，自己仍然是他的助手。可现在，两人居然闹起矛盾来了。

大概是由于关系密切的缘故吧，严洪海和杨大明的所谓闹矛盾，也只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并非脸红脖子粗地闹得满城风雨；恰恰相反，为了避免大家议论，他们的意见不

合，除了总支书记老徐，是概不外传的。不过，概不外传并不等于“和平共处”，斗争在进行着，而且双方都不妥协。他们的矛盾究竟何在呢？一个坚持要用粗料在三号炉上炼A38，另一个则坚决反对。

A38是一种特种钢的代号，国家很需要，但冶炼时间较长，很难掌握。杨大明不赞成炼，严洪海则要求炼，两人针尖对麦芒。虽然交换了几次意见，力求统一，但没有结果。今天一早，太阳还没有出来，他俩又各自在为这件事动脑筋了。你看，三号炉的配电室里，严洪海拿着本厚厚的笔记簿，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呢。这本笔记本是杨大明十多年来的《炉前纪录》，里面写着他丰富的炼钢经验和所遇到过的教训。他是一年前，在调任生产组长时，郑重其事地将这本簿子送给严洪海的，目的是要严洪海吸取他的经验教训，使三号炉始终优质高产。当时，严洪海很激动地收下了这份珍贵的礼物，表示一定要保持三号炉的荣誉，并不断为国家作出新贡献。今天，他刚与几位有经验的老师傅一起研究了用粗料炼A38可能会发生的几个问题，现在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全神贯注地重温这本笔记簿，想从杨大明丰富的经验教训中，找出有力的根据说服老杨，使他相信A38是能够在三号炉上用粗料炼好的。严洪海为什么一定坚持要用粗料在三号炉上冶炼A38呢？因为他觉得，在当前钢铁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好料供应比较紧张，省里粗料多，只有通过反复实践闯出条用粗料炼好钢的新路来，才能使车间不仅在产量和质量上，而且也在品种上全面完成计划，为国家多作贡献，这才是真正保持了三号炉的荣誉。而这回炼A38，正是用粗料

炼好钢的一次最好的实践。这些，他在和杨大明交换意见时，也不止一次地谈了，但每谈到这里，杨大明总是十分激动地说：“三号炉是多年的红旗，就让它继续为社会主义好好服务吧。粗料炼好钢，谈何容易，弄得不好会在它身上抹黑的！”这样，两人就很难再往下谈了。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三号炉配电室的窗玻璃上反射着道道霞光，严洪海继续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杨大明的《炉前纪录》，他的徒弟高凯突然鲜蹦活跳地跑了进来，高兴地说：“师傅，你听！你听！”

严洪海抬起头，茫然地看看高凯，不知徒弟要他听什么。高凯指指窗外的大喇叭，又说：“喏，师傅，咱三号炉又受表扬啦。听，多带劲！”严洪海这才注意到外面的广播，听了片刻，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心头沉重地说：“小高，咱三号炉产量是比较高，质量也不差，可用的都是好料，炼的却是普通钢。我听了这表扬，比挨批评还难过；挨了批评咱们可以改正，可这表扬是鼓励咱们再这样干下去啊！”

高凯虽然比较单纯，但却是个雷厉风行的青年，他听师傅讲得有理，就立刻改变态度，一拍脑袋说：“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好，我先去把大喇叭关掉，再向广播站提意见。”说着，又鲜蹦活跳地跑出去了。

严洪海看着跑去的高凯，满意地微微笑了一下，正要继续看那簿子，突然瞥见杨大明站在对面的走廊上，对着大喇叭在得意地笑呢。他不觉一楞，心里想：“怎么，刚才这广播是老杨搞的？那他的用意是……唉，由他去吧，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措施，还怕他不改变态度？”于是，他没有再多想，

又将全部精力贯注到杨大明记载着的那些经验教训中去了。

严洪海的眼力不错，估计得也很准确，对面走廊里，杨大明刚才的确得意地笑了，这广播也确实是他搞的。昨天，他又将严洪海要求用粗料在三号炉上炼 A 38 的事仔细想过了，认为决不能同意。因为三号炉这面红旗是好不容易才树起来的啊，怎能让严洪海轻举妄动使它倒下呢？他觉得严洪海讲的虽然也有道理，但用粗料炼 A 38，这太难了，何必要去担风险呢？何况炼普通钢，也是国家的需要嘛！现在好料虽然紧张些，但我老杨在，就是跑断了腿，也要保证三号炉吃饱好料，你犯的什么愁呢？但严洪海又坚持要炼那 A 38，这可怎么办呢？他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不停地表扬三号炉，试图造成一种声势，使严洪海和三号炉的同志们，相信照原来的样子做没错。不要再搞什么 A 38，盲人点瞎灯，乱摸乱撞是不行的！因此天一亮他就找了广播站，现在他是在走廊里观察三号炉这边的反映。

杨大明在乐滋滋地观察着。突然喇叭不响了。他转身一看，是高凯将开关关了，便立刻过去阻拦，说道：“小高，你这是怎么啦？”

三号炉的同志们对杨大明都很尊敬，高凯更是如此，他立刻恭恭敬敬地叫了声“老杨师傅”，然后告诉他说：“咱三号炉不该表扬。”

杨大明听后很奇怪，说道：“小高，三号炉一再刷新日产量的最高纪录，为国家多炼了不少钢，你们洒的汗也比别人多得多嘛，表扬表扬还不应该？”

高凯立刻回答：“老杨师傅，咱三号炉用的都是好料，

炼的都是普通钢。这种表扬比批评还难受呢！”

“啊，这是谁说的？”杨大明更加惊奇了，连忙问道。

“我洪海师傅。”高凯说完，便去广播室了。

杨大明听了高凯的回答，大失所望，呆怔怔地站在大喇叭下。这时，忽然后面有人拍着他的肩膀问道：“怎么，老杨啊，你的‘广播战术’遭到挫折了吧？”说罢，哈哈大笑。杨大明回头一看，见是总支书记老徐，便尴尬地笑了笑。老徐语重心长地说：“老杨啊，我希望你跟严洪海充分交换意见，服从真理，纠正错误，携手并进，不应该用大喇叭压服对方。”

杨大明没有吭声。

老徐没有多说什么，因为在冶炼A38这个问题上，总支已经作过研究，认为严洪海的主张是对的，但目前冶炼方案尚不完善，需要进一步研究补充；而对于杨大明，也允许他有个认识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他们自己去交换意见，互相说服，领导从旁促进，无论对进一步完善方案，还是提高同志的思想，都是很有好处的。当然，这样做并不等于领导就可以放任不管，老徐知道还应该将工作做得更加深入细致。今天，他要到省冶金局去参加计划会议，挎包里就放着严洪海用粗料冶炼A38的初步方案。

老徐要动身了，他还想抓紧时间去看看严洪海，就又嘱咐杨大明说：“老杨，交换意见要抓紧，要冷静地研究问题，不能太激动。我虽然去省局开会，说不定还会找你问情况的，你可要有思想准备。”说完，就向三号炉配电室走去。

老徐来到配电室前，透过窗户，见了严洪海那副全神贯注在笔记本上的样子，不忍心打搅，又不想进去了。他再回头看看杨大明，见他仍然站在大喇叭下，不知为什么，他的脸上也显出了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态，老徐心里不觉想：两位炉长都在开动机器，看来三号炉的故事要进一步发展了。

二

月底就在眼前，车间食堂的墙上，那张生产进度表前围满了人。在这紧张的日子里，工人们手上干的，心里想的、口中说的，都是钢，钢，钢！这张表格上，标出了每座炉子的产量和品种的完成情况。上面写着的数字，画着的红旗和箭头，在炼钢工人看来，就是炉火、钟声和钢锭，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夺钢战斗，仿佛就在这里进行。

杨大明站在人群里，也在观看进度表。他见三号炉的质量一直很好，产量又是一马当先，心里甜丝丝的，想道：“一个人、总有点荣誉感，如果现在严洪海也站在这里，难道心里不感到舒服吗？真是，何必偏要搞那A38？”一想到A38，杨大明又记起了老徐，“老徐什么时候回来呢？他叮嘱我要抓紧时间和严洪海交换意见，现在我是宁可多干一天活，也不愿跟他交谈一次。这个严洪海，不知怎么搞的，变得耐心起来了，脸上笑咪咪的，从不发脾气，可就是能讲得你身上冒汗呢！见鬼，我现在居然有点怕他了！不过，老徐既然嘱咐了，意见总还是要交换的呀……”

“象这样下去，月计划超额是决没有问题的，尤其是三

号炉，干得真漂亮！”杨大明正在往下想，突然听到有人夸赞三号炉，思路立刻断了。

“你说的是产量和质量，可品种就很难说。”有人不同意刚才的夸赞。

“是嘛，别说三号炉，就是整个车间，A38还没开始炼呢！思想上不解决问题，先进是会转化为落后的！”又一人表示忧虑地说。

杨大明不觉身子微微震了一下。他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平时又和老师傅们打成一片，所以对群众的议论比较重视。他听了群众的议论，心里想道：“看来A38的冶炼是该安排一下了，就让一号炉炼吧。不过还得用好料炼，可是好料很少啊！嗯，得先到料场去安排一下。”他说干就干，晚饭还没来得及吃，买了两只馒头，一面啃着，一面走出了食堂。

在食堂门前，杨大明突然碰上了鲜蹦活跳的高凯。高凯又恭恭敬敬地叫了他一声“老杨师傅”，然后告诉他说：“我洪海师傅在到处找您呢。”杨大明一听，立刻着了急。他想，“严洪海找我一定是要求炼A38，得马上到料场去，将好料拨给一号炉，要他们立刻生产。这样造成既成事实，严洪海找来时，话就好说多了。”于是，他咬了几口馒头，跨上放在食堂外面的自行车，使劲一蹬，向料场飞驶而去。

已经六点半钟了，夕阳将天际染得通红，马路两旁的树木和房屋在路面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料场就要到了，杨大明将自行车蹬得更快了。可是这时，突然对面响起一阵尖刺急促的喇叭声，有辆卡车一个急转弯，正向杨大明开来。杨

大明一惊，赶紧将龙头一摆，自行车正在下坡，直向路旁稻田冲去。而前面，偏巧有个急急行走着的人，眼看就要被撞倒。杨大明更慌了，不知如何是好。

“刹车！”行人早有防备，朝他大喝一声。

杨大明清醒过来，双手一刹。几乎与此同时，那行人身子一闪，右手紧紧抓住了自行车的龙头，车子停住了，杨大明倒在那人身上。

“老杨，你这是——？”

杨大明抬头一看，他又是一惊，真是“冤家路窄”，行人竟是严洪海！

“我有急事。”杨大明冷静片刻，喃喃答道。

“去料场吧？”

杨大明听后又楞住了，心想你怎么知道？

严洪海似乎看出杨大明的心意了，说道：“我到处找你，没找到。你每天都亲自安排原料的，所以这会我上料场去找了。”

杨大明这回儿不想马上处理一号炉的原料问题了，省得让严洪海抓住什么，而是准备先交换意见，冒汗就冒汗嘛！于是，他往路灯下的一条枕木上一坐，大大咧咧地对严洪海说：“来吧，来吧，洪海，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不过话说在前面，你没有充足的理由我可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他虽然在这问题上有点怕严洪海，但嘴上还是挺硬梆。他反复嘱咐自己，要坚持、千万不能松口，一松口，那事情可就麻烦啦！

严洪海也坐到枕木上来了。他看着杨大明这副架势，不

觉微微一笑，随后从袋里掏出那本厚厚的笔记簿，说道：

“老杨，咱们争论了好几次，道理也都说得差不多了，哪有很多话说？我的观点简单明了，就是三号炉应该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带头啃硬骨头。不仅做到高产，优质，而且要多品种。在用粗料炼好钢上，闯出条新路来！你的观点也很清楚，就是三号炉既是一面红旗，就得稳稳当当保住它，让它舒舒服服一直光荣下去，千万不能担风险。究竟谁对，现在我们放一放，不争论它。今天我到处找你，是要向老炉长讨教问题，好好学习。”

杨大明听了严洪海这席话，心里“咯登”一下，暗忖道：

“咦，洪海越来越鬼了，观点倒是归纳得不错，就是将我的想法讲得难听了一点。什么‘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稳当倒是有一点，舒服却不见得。即使用好料炼钢，要保持高产优质也是要出大汗的嘛！好，你既然说今天不提这个，要向我这老炉长讨教、学习，那我就轻松多啦！要我‘教’，我是不会，你想‘学’，那你就拣有用的挑吧！”他心里一阵轻松，觉得肚子饿了，一摸衣袋，两只馒头只啃过半只，现在不抓紧时间解决掉更待何时？于是他一把将它们掏了出来，把一只没啃过的递给严洪海，严洪海示意自己已经吃过，他立刻大口地咀嚼起来。

严洪海见杨大明掏出冷馒头来啃，心里不觉一动：“唉，老杨啊老杨，你吃苦耐劳，能打能拚，真是没话说的。可是，你为什么就不想使三号炉更先进呢！”他想着，又连忙站起，去值班室倒来一杯开水，递给杨大明。杨大明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等杨大明吃完馒头，严洪海开始向杨大明讨教了。他将厚厚的笔记簿翻到做着记号的那一页说：“老杨，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我看了还不大清楚。”

杨大明拿过笔记簿，仔细一看，五年前一次炼钢的情景渐渐呈现在他的眼前。

……炉火熊熊，一种特种钢正在冶炼，杨大明头戴火镜帽，身穿帆布服，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地在注视着炉膛。他一会儿挥手加料，一会儿嘱咐取样。可是炼着炼着，老不见好。他开始慌了，采取各种措施都不奏效。忽然，炉体钢板烧穿了，钢水钻了出来，车间一片火红……

杨大明打了个寒颤，心有余悸地合上《炉前纪录》，痛苦地闭了下眼睛，心里在说：“沉痛的教训啊，那次的钢种比A38好炼多啦，可还是……”不过，他立刻又疑虑地看看严洪海似乎在问：“你现在问我这件事干吗？难道吸取教训，不再提冶炼A38的事了？”但是，杨大明刚想到这里，严洪海又向他递来一个本本，他接过后迟疑地打开一看，原来这本本子上写着炼钢炉上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及其处理办法。

杨大明粗略地看了下本本，随即惊喜地问：“洪海，这很好啊！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有的是你那簿子上的，有些是老师傅们提的，我只是按类整理了一下。”说着，严洪海又递来一样东西。“老杨，你再看看这个。”

杨大明一看，是份要求冶炼A38的请战书，后面还附着一迭什么。他没看，心里就告诫自己说：“嗨，他兜了个圈

子，终于把底端出来了，明摆着，问我那次炼钢事故，是批评我不该‘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把我那些经验教训整理出来，也是为了炼A38啊！”

“老杨，下面附的是冶炼A38的修改方案，里面用了许多你过去的经验，还有同志们提的一些新办法，你看可行不？”

杨大明只得翻阅了一下方案，见除了他知道的一些办法外，还有什么分层加料法，快速氧化法等二十多条措施。但他还是不放心的说：“洪海，不是我不让你用粗料炼A38，而是……唉！当年我炼那炉特种钢，搞的方案虽不及你仔细，可也化了不少心血，那钢比A38好掌握得多，事先也作了周密考虑，可是结果……”

其实，严洪海与同志们共同研究制订的这份方案，已经过省冶金局有关部门的研究，并作了补充和修改，认为可行，是老徐特地派人送回来的。

“老杨，也不必将冶炼特种钢讲得太玄乎嘛！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当然A38也不在例外。”他又打开那本《炉前纪录》，翻到记载着那次大事故的那页，指着上面划着的一个大问号说：“这是你五年前画下的，今天咱们应该给它一个明确的答案了！”

杨大明听到这里，下决心似的，霍地一下站了起来，说：

“你坚持要用粗料炼A38，那好吧，我让你上一号炉！”他想，我让步了，你总不能硬要在三号红旗炉上出洋相吧？

可是，谁知严洪海正是要这样。他说：“老杨啊，应该去三号炉上炼。三号炉的性能咱们最熟悉，成功的把握最大